

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】

大龙邮票

林黎胜 著



半部野史聊寄百年悲欢
一纸珍邮书写三载爱恨
轰轰烈烈编就清末一段传奇
悲悲喜喜演绎中华第一珍邮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大龍郵票

林黎勝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龙邮票/林黎胜著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206-04158-2

I. 大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3592 号

大龙邮票

编 著	林黎胜	责任编辑	刘文辉
版式设计	翁立涛	责任校对	阎 勇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—5649710 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
制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长春市鑫汇印刷厂

开 本	850×1168 1/32	印 张	13.75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320 千字	印 数	1—10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158-2/I·262		
定 价	20.00 元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1878年，光绪四年。

虽然大清朝国力渐弱，但紫禁城在阳光的照射下仍然光彩夺目。

勤政殿上，8岁的小皇帝光绪坐在御座里。太小的身躯和太大的御座形成了鲜明对照。他身后的纱屏里面，是垂帘听政的两官皇太后慈安和慈禧。御座之下，分列两厢站着王爷和大臣们。

光绪坐在那里环视着群臣和王公们。

太监管总管李莲英大声传旨：“圣母皇太后有旨，传邮票上殿。”

“传邮票上殿……”

“传邮票上殿……”

殿外，廊檐下站着一排太监，他们每隔五步一个又一个地排到远处。在走廊尽头，一个小太监双手举着一个盛着一枚邮票的盒子，递给身边的太监，盒子在一排伫立着的太监手中，一个传给一个向殿上传来。

最后一个太监端着盛邮票的盒子送进勤政殿来。

小光绪看着这只有趣的盒子，尖着嗓子说道：

“呈上来，朕要看看，什么叫邮票。”边说边在御座上耸动着身子。

一个青年王爷走过去，接过太监手里的盒子，双手捧着端给光绪面前，说：“启禀皇上，这就是英吉利国寄信用的邮票。”这

个青年王爷就是康贝勒。他打开玻璃盒盖让光绪凑近观看。

光绪突然伸手捏起邮票，吓得康贝勒想抢又来不及抢下来。

光绪指着邮票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问道：

“这个女人，她是谁啊？”

“她是……她是英吉利国的皇额娘。”康贝勒说。

光绪问：“他们那儿也有皇额娘吗？”

康贝勒：“皇上，哪个国家都有皇额娘啊！”

光绪：“他们的皇额娘，也坐在帘子后，听那些大胡子老臣上奏吗？”

康贝勒没答腔，帘子后面传来慈禧太后的声音：

“小李子啊！”

“喳！”李莲英应声。

“把邮票呈上来。”

“遵命！圣母皇太后。”李莲英躬身走过来，接过邮票盒子，递到纱屏后面两位皇太后面前。

旁边的一个小太监递上一个很大的放大镜。

慈安太后先拿起放大镜，看了看维多利亚女王的相貌，又把放大镜递给慈禧。慈禧透过放大镜也察看起邮票上的人像。

慈禧：“这个女人眼眶这么深，鼻子这么高，长相可不怎么好啊？”

康贝勒站在纱屏边上，接腔道：“回圣母皇太后，英吉利人的鼻子都是这么高，这是英吉利人的祖宗遗传的。”

慈禧：“什么阴吉利阳吉利的，我看这么高的鼻子就不吉利，照我们中国人的面相看，有克夫之嫌啊！”

李莲英：“谁说不是呢！皇后长相这个样，那英吉利国王可是凶多吉少，有不测之灾啊！”

康贝勒不屑地：“回圣母皇太后，她不是皇后，她本人就是女王陛下。”

慈禧：“我知道。”她转过脸去白了李莲英一眼。吓得李莲英

赶紧躬身弯腰低下头去。慈安接过话茬儿问：“这邮票寄信，怎么个方便呢？”

殿中有位大臣站出来奏道：“圣母皇太后，邮票的角上，印着不同的价码，就跟咱们的铜钱几分几钱一样，依照送信的远近，贴上不同面值的邮票，寄信的人付钱，国家就收钱，经年累月，朝廷也是一笔不少的税入呢。”

慈安：“这么说，咱们大清也要制造自己的邮票喽？”

另一位大臣：“泰西各国，皆用此法，现今要互通来往，联络万邦，造邮票一事，恐怕在所难免。”

慈禧：“造！咱们大清哪儿比不上人家？他们能造，咱们也能造。”她转过身子，对着东太后说：“姐姐，造邮票的事，要找个年轻有志，锐意进取的人来办。那就……叫康贝勒担当这个差使，您看怎么样？”

慈安：“这……他年轻是年轻，不过，此事头绪复杂，事关中外，恐怕还是找一个经验丰富，懂得列祖列宗规矩的人来做更好一点儿吧！”

康贝勒一脸愠怒，强作镇静。

慈禧强忍着怒气，向纱屏外问道：“各位王爷和贤卿，你们举荐何人来担当邮票大臣呢？”

恭亲王奕訢从王爷一侧的行列里跨出一步，奏请道：“圣母皇太后明察，督造邮票一事，与夷邦往来繁复，可否从朝廷派驻外国的大臣中挑选一人，担此重任，以不负太后和圣上的重托？”

慈禧说道：“此议甚好，皇上以为如何？”

光绪困了，正在微微地打着瞌睡。

身旁的太监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叫道：“皇上，皇上，圣母皇太后问你话呢！”

光绪惊醒，使劲睁了两下眼睛，顺口应道：“退朝。”

太监赶紧提醒：“皇上，没退，没退，皇太后还有话要说呢。”

慈禧：“那就宣读派驻外国的钦差大臣名单，从中挑选。”

大学士桂良手拿驻外使节花名册宣读：“大清国派驻法兰西钦差大臣盛宗祥。”

一位王爷站前一步，道：“启奏圣母皇太后，该员驻外期间疏于公务，误我军机，卑臣以为不可委任督造邮票大臣。”

慈禧：“那好，往下念。”

大学士桂良：“大清国派驻德意志国钦差大臣郭松涛。”

一位大臣站出来奏请：“该员不宜委任。他出使德国期间花天酒地，挥霍无度，据说还……”

慈禧：“放肆！”

大臣：“喳！奴才该死。”

慈禧：“退下！接着往下念。”

大学士桂良：“大清国派驻英吉利国专程考察机械制造、造船、军备之礼部侍郎裕德。”

一片寂静。

慈禧转过头去望望慈安，轻声问道：

“姐姐，您看让礼部侍郎裕德来督造邮票，怎么样？”

康贝勒皱起眉头，紧张地望着慈安。

慈安微微点头：“妹妹，事关大局，您决定吧。”

慈禧：“小李子！”

李莲英：“奴才在！”

慈禧：“把驻外名册端上来，请慈安皇太后定夺。”

李莲英：“喳！”

李莲英将名册和御批墨宝恭恭敬敬地送到慈安太后面前，慈安拿起朱笔，在礼部侍郎裕德的名字右上角画了一个圈。

康贝勒一脸怒气地转过脸去。

李莲英将名册又呈到慈禧面前。

慈禧拿起朱笔也在名字的右上角画了一个圈。

她把朱笔放下，向着纱屏外说道：“令军机处下诏，派驻英

吉利国考察洋务的礼部侍郎裕德，刻日回国，进京待命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慈禧：“退朝。”

李莲英高喊：“退朝！”

两宫皇太后一齐站起来，相互笑笑。

慈禧：“姐姐，您走好！”慈安点点头，转身向东侧的便门走去。

慈禧目送她出了门，便转身向西侧的便门迈步走去。

康贝勒跟在身后，紧追两步，说：“圣母皇太后，您不是说好的让我来督造邮票的吗？”

慈禧边走边说：“是我不让你干的吗？”

康贝勒说：“那您老人家要出面干涉，也一定可以扭转乾坤哪！”

慈禧站定，回头扫了他一眼：“你别添乱了，好好找个地儿玩玩儿，散散心，别这么死乞白赖的，来日方长嘛！”

康贝勒：“遵命！圣母皇太后，您走好！”

北京东郊民巷一座小巧的四合院。红漆的大门，精美的房檐不失东方特色，但是它的主人却是一个英国人。

詹森是在中国经商多年的英国人。从英国来到中国已经有13个年头，他精通汉语，研究古董，大发其财，声色俱全。

此时康贝勒来到詹森的府上。

仆人恭敬地迎上来说：

“贝勒爷来了，我去向老爷通报去。”

“还用你通报？我是谁，他还不知道？”一边说，一边大步流星，直往里闯。

迎上来的是詹森的牧羊狗，冲着他大吼大叫。

詹森：“迈柯，迈柯，不许叫，回来，回到屋角去坐下。”

康贝勒不客气地走进来，只见詹森正在那里数钱。满桌子的

金条、银条，堆得让人眼花缭乱。

康贝勒拿起一块金砖，说：“詹森，你在中国，就差没把佛像上镀的金赚走，其他什么金子都叫你弄走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摸着红木架上的各种古董。

詹森：“我赚一块钱里，就有你一角钱。贝勒爷喜欢什么，就只管从我这儿拿。”

康贝勒：“告诉你，督造邮票的事儿，咱俩没戏了。”

詹森：“半个月前，你不是还说，主管大清邮票，非你莫属。太后面前，你有十分把握吗？”

康贝勒：“朝廷的事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有个准儿吗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翻看着詹森的集邮册：“那帮老昏庸，要从英国叫回一个钦差大臣来办邮票。哼！”

詹森：“他叫什么？”

康贝勒：“他叫裕德。”

詹森：“我们在半路上阻挡他，不让他回来！”

康贝勒：“那他们就会换一个在京城里的人，那更讨厌。”

詹森：“那……我们在他回到北京之前，先见到他，让他入我们一伙！”他作了一个双手抓住的手势。

康贝勒：“你是说，他一到上海，我们就先跟他见面？”

詹森：“这个你比我懂。我们应该在上海等他。”

上海一条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天一民信局的门面夹在当铺、药店当中，但招牌非常醒目。

天一民信局对面，有一个小茶馆，在一张赌桌周围，聚着一堆人正在玩骨牌。赌博的人里有天一民信局的伙计梅村，街头混混混高大头，还有其他老少爷们。

梅村摊出他的牌。倒霉的点数，是所有人当中最小的。梅村骂道：“臭手，臭手！”

庄家陆阿根吼道：“通吃，通吃！”伸出双手把桌上的铜钱全

揽到自己桌子面前。冲着梅村喊：“输光了，梅村！还来不来？”一脸兴奋的神色。

梅村向身边的高大头说：

“大头，借我 10 个铜钱，我再玩一把，最后一把！”

高大头：“我，我才不借你呢，你上个月借我的钱还没还哪！”他边说边把钱拼命地塞到兜里。

梅村伸手去抢：“小气鬼，借我 10 个铜子，一定还你就是了……”

一个 20 来岁的漂亮女人从民信局那边走过来，她叫邵小玉。她过来一把捏住梅村的耳朵，把他拉出人群，边走边说：

“我说，你到底还去不去送信啦，啊？不想干，趁早说话，我也好另找人……”

“我送信，我送信，老板娘，别，别，别……”

众人哄笑。梅村拉起驮着信袋的驴子，准备出发送信去。

邵小玉：“高大头，你给我躲远点！”

高大头：“我怎么啦？我怎么啦？”

邵小玉：“都是你，天天撺掇着梅村，不是赌牌就是喝酒，你给我滚远点儿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追上去又交给梅村几封信。

陆阿根：“嗨，梅村，别听你们老板娘的，晚上咱们重新再来。谁不来，谁就是孬种！”

梅村赶着毛驴往前走。走过一家烧饼店，店里的老板娘正忙着给顾客们拿烧饼和油条。梅村看着年轻老板娘，一脸坏笑。

高大头追上来，走到梅村身边，拉着他肩膀说悄悄话。

高大头：“嗨，哥们儿，我前几天叫你替我写的信，你写了没有？”

梅村：“信？”

高大头指指烧饼店老板娘：

“就是那个……向她提亲的……信，就是那个……求婚信。”

梅村边走边回头，一笑说：

“你当时怎么对我说来着？”

“100个铜钱啊！”

梅村伸手从胸前衣襟里掏出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：沈二娘亲展。他把信在高大头面前一晃。高大头伸手要去抓，梅村机警地缩回来。

“一手拿钱，一手交货。”梅村说。

“你小子太较真儿了。拿来，快拿来。”一边伸手去抢信。

“钱，掏钱，你他妈一贯赖皮！”梅村把手里的信往后缩。

高大头从怀里掏出50文铜钱，说：“给，先拿走一半，那一半，明儿再给你。”

梅村：“谁不给那一半，谁是王八。”他一把夺过钱，同时把手里的信交给高大头。“这回，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高大头坏笑着接过信，晃了晃大脑袋，说：

“只要你句句按我说的写，保你三个月内吃喜酒。”

“做梦去吧，你个大头癞蛤蟆！”

梅村拉着驴子继续往前走。

梅村走到一家绸布店门口，大叫：

“老板，信，宁波来的信。邮资，15个铜板。”

管账的账房先生：“不是那边付邮资费吗？”

梅村：“信封上写着呢，由您这边付。”他指着信封背后一行字说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你拿着。”他数着15个铜板。

“谢谢了，钱师傅，回头见。”他装好钱，牵着毛驴走了。

梅村牵着毛驴来到一家小门小户，破旧不堪的人家门口。

梅村：“哎，刘大妈，你儿子写信回来啦！快出来拿信呢。”

刘大妈颤巍巍地走出来，接过信，笑着说：“梅村兄弟，真谢谢你了。给，我给你准备送信的脚钱了。”一边说一边把手里一个小包包送过去。

“啊呀，刘大妈，你手头紧，就别给了。我还不是每个月照

样给你送信。”梅村推着不愿接那个小包包。

“你就接过去吧，小心别打了。”刘大妈说。

“这里头是什么呀?!”梅村问。

“你打开。”刘大妈说。

梅村打开一看，是两个鸡蛋。

“嗨，大妈，这也叫送信的钱啊！你留着自己吃吧，我揣着回不到民信局就全打碎了。”

“你不会小心点儿，拿回家，晚上加个菜，也算是一点荤腥，要不然，我给你拿开水煮了，吃完了走……”

“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刘大妈，鸡蛋我拿上，信，你收好，改天我再来看你。”

梅村赶着毛驴，哼着小调在人流里挤着往前走。

后面追过来绸布店的管账先生钱师傅。

钱师傅一把抓住梅村肩头，喊道：

“嗨，你小子怎么骗人呢?!”

“哎，我怎么骗人啦!”

“你自己看，信里面明明说寄信那边邮资已付，你怎么还说我这边再要付一遍钱呢?”钱师傅气呼呼的，两只眼睛都凸出来了。

“信封上写的，关我屁事啊?”梅村也来气了。

钱师傅一把揪住他的脖领，道：“信封上的字，你自己写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么乱，人家那边的老板，写得出你这笔臭字吗?”边骂边拉着梅村就往回走，“走，找你们老板算账去。”

“走就走，谁怕谁啊!”

他们两人吵成一团，那毛驴没人管了，悄悄地往一边走去。周围的人们竟然都没发现。

一个少爷身穿黑色西服，在街边闲逛。

拥挤的街道边上，摆着一个剃头摊。这个剃头摊正好在天一·民信局斜对面。一老一少两个剃头匠正在给客人剃头。

这位少爷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整理一下衣冠的地方。他弯下腰对着镜子梳理起头发来。

“这位少爷，剃头吗？”剃头师傅问。

“剃什么头！”少爷答。

“那就刮刮胡子？”

“再长两个月吧，我照照镜子。”

“不剃头，又不刮胡子，照镜子可要给钱的。”剃头师傅说。

少爷不理他，只顾自己梳理头发。

忽然，他从镜子里看见，在自己的脸旁出现了另一张脸，那是一头驴子的脸。少爷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猛地转过身来，正好面对着一头冲着他直立着的驴子，它的背上驮着两口袋信件。

少爷尖声地、长长地大叫一声：“啊——”

那驴子被他这惨叫一惊，也情不自禁地大吼起来：

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喔——”

这驴子一面叫一面跳，把身上的两大口袋信都跌落在地上，弄得满地都是七零八落的信件。两个剃头的人纷纷倒地，脸盆、凳子、镜子尽数翻倒，真是天翻地覆，一片狼藉。

梅村冲过来，挤进人群，抱住驴子，冲着少爷嚷道：“嗨！嗨！你吼什么？你跟它比赛啊！瞧瞧，小翠，小翠，别怕，别怕……我家小翠让你吓得腿直发抖！它要心率过速了，你得赔医药费啊！”

“它心率过速？我还血压升高呢！什么长翠短翠的，它是你情人，还是你老婆啊！”

“娶一个天天捣乱的恶婆啊，还真不如它呢！”梅村说。

“去，去，去。离我远点儿，一股驴骚臭！”少爷把梅村一推，他撞在驴身上，信撒了一地。

“哎，哎，叫大伙儿看看，这信撒了一地，谁弄的？”梅村嚷道。

“你那头蠢驴自己颠翻了大包，还赖得着别人啦？”少爷说。

“不赖你，赖谁啊？一封信，8角大洋的脚夫钱，还别说这里边的生意买卖、婚丧大事。每家人要你赔上一块大洋，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你还敲竹杠啦？寄信连个邮票都没有，还信口开河地漫天要价？还天一民信局呢，你这叫什么民信局啊！”少爷边说边转身就走。

梅村上来一把拉住少爷的衣领，说：“嗨，嗨，我说小少爷，你想开溜？办不到！咱到官府衙门说理去。”

上海老正兴酒楼，人声鼎沸，伙计吆喝着穿梭于大厅之内。

楼上洞庭春包间内八仙桌上，一群官员围席而坐，正在给裕德接风。

席上，除了中式的杯盘碗盏之外，每人面前还放了一副刀叉。

其中一位官员说道：“裕王爷考察洋务，游遍欧洲，列国王公显要皆为知己；我大清朝没有几个像您这样的洋务通，这次回国，圣母皇太后定有重用……”

另一官员：“今天我们聊备薄酒，为裕王爷接风，来来来，大家先敬你一杯！”

众人：“敬裕王爷一杯！”

裕德：“不敢，不敢。谢道台大人和各位大人盛情，裕德感念不已。”

漆雕屏风前，坐着4名佳丽，手执琵琶洞箫，丝竹声改朝换代，仙乐飘飘。

两个艳丽女子上前来给裕德添酒。

裕德感叹：“乡音难忘，游子思亲哪！”

这时又上来一群女子，给每位宾客端上一碟牛排。

裕德惊异道：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新鲜玩意？”

众人都拿起了席上的刀叉，笑着说：“怕你在外国习惯了刀

叉，刚一回来，拿筷子都生疏了，今日特意做了几道洋人的菜肴，这也叫西学为用，兼收并蓄，兼收并蓄啊！”

侍女们端上来一盘一盘牛排，分别放在各位大人的面前。

裕德：“唉！西餐哪有我们中餐美味啊！在外国，每次出去赴宴，我都吃不饱，晚上回来，还得重新再吃第二顿哪！做梦都想着家乡的这些鱼虾鸡鸭，夜里做着梦，禁不住口水都流出来了。”

大伙听了都笑起来。

官员：“裕王爷，美食家啊！可是你身在异乡，谁给你掌勺烹调啊？”

裕德：“小女啊！多亏小女随我出洋3年，起居饮食，里里外外，全靠她一手照应呢……”

这时从门外走进了一个随从，俯身在道台大人耳边轻声说一长串话。道台大人顿时脸色突变，他欠身离席道：

“各位慢用，下官去去就来，去去就来。”

监狱。

梅村和少爷都被关在一个监房里。梅村的驴子被拴在监房的粗木柱子上。

这是看押轻罪犯人的临时拘留所，因此看管得很松。

少爷两手抓住监房的木柱，冲着狱卒喊道：“马上叫你们上司来，把我放出去！要不然，回头拿你们问罪，到时你们后悔也来不及！”

狱卒：“放你？凭什么？你又不是洋人，你爸也不是道台大人，瞧你这副鬼样子，洋不洋中不中，男不男女不女的……老老实实的在这里蹲几天，懂不懂？想出去啊，拿银子来！”他打开监门，一边说一边把两盆糙米饭放在他们两人身边：

“一天两顿，爱吃不吃。不吃就饿着。”说着锁上门，自顾自走了。

“饿死也不吃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”少爷转过身去背对着饭盆。

梅村：“你不吃？你不吃我可就吃两份儿了。”

少爷白了他一眼，“那儿还有半桶，你叫他都给你提过来啊！”

梅村：“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人间美味世无双。”他端着饭盆来到驴子身旁，把一盆放在驴嘴旁，一盆自己端着，说：

“小翠啊小翠，咱俩走了半天，肚子里咕咕乱叫，来，吃，敞开肚子吃顿饱饭，回头让老板娘把咱们领回家，啊！”

驴通人性，闻了闻香喷喷的饭盆，忽然引吭高歌起来：

“喔——噢喏——噢喏——”

少爷双手捂着耳朵。

梅村哈哈大笑，一边吃一边耍笑着少爷，唱道：“一把扇子七寸长，一人扇风二人凉哎……”得意非凡。

少爷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此时邵小玉已经闻讯赶到了监狱，替梅村疏通关系，请求放人。

邵小玉对着仇典狱长风情万种地说道：

“仇大爷，你多关照，多操心。求求你把梅村放了吧。”

邵小玉一边说，一边把一个用花手绢儿包的小包儿，往仇典狱长腰袋里塞进去。

仇典狱长：“嗨，你说，你这个叫梅村的伙计儿，这两个月来一连闹了多少事儿了？就说看你的面子吧，一犯再犯，谁也开不了这个后门啊，是不是？”

仇典狱长拉着邵小玉的衣裳袖子并连带带推地带进了他的屋里：“来，来，来，里边说，里边说……”

门一关，仇典狱长就伸手去抱邵小玉。

邵小玉：“哎，哎，仇大爷，咱们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……”

邵小玉一把推开他：“我可告诉你，今天我是先去了张大人

那儿，才来的你这儿，他说好了，我前脚来他后脚就到，你可加小心点儿！”

仇典狱长马上放开了邵小玉。

邵小玉站到小屋子的门边，冲着他狡黠地笑道：“仇大爷，梅村放回去了，咱民信局给你摆酒谢恩。你空闲了，到咱那儿走动走动，邵小玉不会忘记你的，成了吧？”

仇典狱长：“唉！你这个老板娘啊，真是一毛不拔啊，只怕我把人一放，你就翻脸不认账啊！”

铁链大锁哗啦啦地重新又锁上。被放出来的梅村，已经站到了通向监门二过道里。他牵着毛驴，对木监房里的少爷幸灾乐祸地说：

“我说小少爷，你还是在里边多呆上几天吧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边说边走出了门口。

“把你们监狱的头儿叫来，把你们道台给我叫来！”少爷边嚷边急出了眼泪。

“再闹？再闹老子就给你上铐了啊！小杂种！”

少爷抓着木栏杆使劲地摇着，喊道：“爸，爸，快来救我出去啊！……”

道台衙门内厅，道台大人正在训斥仇典狱长。

道台大人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你关的什么人吗？裕德王爷的女儿，王府里的格格，你胆大包天，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了！”

仇典狱长：“小的该死！小的该死！小的马上回去放人，马上放人，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捣蒜似地叩头。

“你马上回去放人？你还有资格回去放人？来人哪！”道台怒道。

“喳！”